



幸福莫过制陶人

何献国

那一天下午，我们几个朋友散步到一个小村庄，村舍错落有致，房前屋后，郁郁葱葱，好一派田园风光。那里除过田野上一片翠绿外，裸露的土壤，全是褐色，肥沃丰腴的样子，让人倍感亲切。听朋友说，这就是当地有名的瓦罐瓦盆村。在过去，这个村子有做瓦罐瓦盆的传统，可是现在呢，这一传统的手工艺制作，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。就在我怅然若失的时候，朋友说还有一家制作瓦罐瓦盆的人家，就在沟里面，于是我紧随朋友身后，七拐八拐，走进了一个农户的院落。

那家人的房前屋后，果然堆满了瓦罐瓦盆，有出窑的成品，也有刚刚倒好的毛坯。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淳朴男人，他说这门手艺传到他已经第四代了，大叔、大哥、儿子都不愿意学这土得掉渣的手艺，他们都搬出了村子，住进了移民安置房，或去了繁华都市，只有他留在这山沟里，在老父亲的指导下，掌握了制陶的全部制作流程，并发扬下来。他坐在简易的制作台上，熟练地转动圆盘，一团泥巴转眼间就有了瓦罐瓦盆的样子。看着他一副悠然洒脱，完全陶醉在一种忘我境界中的样子，我好生羡慕，寂静的村庄，古朴的屋舍，清新的山林，茂密的植被，野鸟自由地鸣叫，这不正是自己向往的世外桃源吗！

不用说这里是一处安静之所在，虽然和尘嚣、嘈杂相隔不远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，手艺人完全投入的样子让我想到了传统手工艺的魅力。那些大大小小的

瓦罐瓦盆，有次序地堆放在房前屋后，让这户农家显得比较特别。当一个人沉溺于某一种爱好或执着时，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应该是充盈的，更是充实的。看着眼前这个手艺人，我突然想到了一幅幅画面。在许多个晴空万里的日子，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人采集到门前的泥土，捣碎成细面状，在阳光下晾晒，然后挑水浸泡。偌大的院子里有一堆稀泥，中年人挽起裤腿，徜徉其中，他来回踩踏的样子，就像稻田里插秧的农人。要不了多久，在一间简朴的作坊里，一团团均匀酥软的泥巴，在一个木轮的飞速旋转中，渐渐变成想要的模样。中年人把它们放在院子里的平面上，小心翼翼、满眼柔情的样子像是在呵护自己的孩子，他不允许鸡鸭狗啊光顾院子，要是在瓦罐瓦盆上留下抓痕，那就得揉碎了重新再来。几个时辰之后，瓦罐瓦盆毛坯可以移动了，中年人把这些毛坯一件一件搬进窑里，开始焚烧。一座窑洞，一堆上好的干柴，把握好火候，三五天后，一件件圆润精美的瓦罐瓦盆便破窑而出，房前屋后，能派上用场的地方，堆满成品，活脱脱一个瓦罐瓦盆大展销。

记得小时候收麦时节，村里经常来货郎担，这些货郎担担着大小不一的瓦罐瓦盆，沿路上叫卖，悠长的叫卖声吸引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扁担上下悠悠，瓦罐瓦盆也跟着一起一伏，有时看得我们提心吊胆，可货郎担却一脸坦然，瓦罐瓦盆自然是安然无恙。他们用瓦罐瓦盆换取小麦、大豆之类的粮食后，迈着稳健的

步伐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我还记得他们光着膀子，脖子上挂着白毛巾，脸上淌着汗珠。我们那些小孩子，跟在后面疯跑，直至他们翻过一座山，蹚过一条河。夕阳的余晖下，他们长长的影子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闪现了好多年。那时候，农村人生活苦焦，家里能有三五个瓦罐瓦盆的已经是殷实人家了。现在，各种家用电器替代了那些黑不溜秋的东西，农村人的家居生活和城里人差不多，仅存的两三个瓦罐瓦盆，主人还嫌碍事，能完整地搁置在屋后的墙角就已经不错了。有情趣的人家给瓦罐瓦盆里填满土，栽上花，在庭院里一字排开，白墙青瓦、绿草红花，农家大院甚是美观。货郎担叫卖的场景也没有了，行将消失的瓦罐瓦盆是社会的进步呢，还是时代的悲哀？为数不多的手艺人，还在作着最后的坚守。让人高兴的是，手艺人说，县上已将这项手工艺列入非遗保护项目，如果非遗申报成功，他应该算是第四代瓦罐手工艺传承人了。手艺人充满自信的脸上沾了几片泥巴，笑得裂开的嘴巴露出两排白生生的牙齿。

断断续续的闲谈中，一件件瓦罐瓦盆的毛坯新鲜出炉，搁置在院子的一角，手艺人往返在院子和作坊之间，风风火火的样子已不仅仅是一场劳作，而是一种快乐，一种享受。要不了多久，手艺人又要在瓦窑旁忙活，直到那些成品的瓦罐瓦盆整齐、有次序地排在房前屋后，招来上门购买的客人。也许手艺人会偶尔当一回货郎担，一头挑着瓦罐，一头挑

着日月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走上山路，走在他们悠闲幸福的日子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原路返回，朋友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是幸福，有的说在农村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建一座别墅，养花草，有山泉水喝就行；有的朋友说，住进繁华都市，选一处高层，俯瞰整个城市，还能伸手摘星辰白云就好；还有朋友说买一辆房车，车里带上厨房和自己喜欢的书籍，然后周游世界就是幸福。可我觉得，不管是建造多漂亮的房子，还是沿途看到多少美景，如果像做瓦罐瓦盆这个人这样的人生态度，他就是幸福的。因为他与世无争，自由自在，沉醉在一片小天地里。他那份执着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厌世，就是在一片简单的世俗里活出自己的本真。

那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制陶人，赤着双脚，挽起裤腿，在一片柔和的稀泥里踩踏，浑身沾满了泥巴，可赤脚踩踏的感觉很美很美，后来我做了很多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瓦罐瓦盆，没想到过了若干年后，那些瓦罐瓦盆竟成了价值连城的文物。



蝉声 (外一首)

陕南瘦竹

再一次写到蝉声的时候
在我的头顶，一下子悬起
七八个太阳

爱

蝉声如密集的信号弹
开始在河岸升起
一眨眼，就传递到山的那边
岁月便开始亮得晃眼
日子长满水泡，掌纹里茁
壮的庄稼

我知道这次你病得不轻
连骂我的力气都没有了
时间僵硬着
黑夜需要拿出拐棍
支撑起你一匹肋骨
白昼需要高八度的阳光
喊醒你坠入深渊的名字

秋草枯黄，北风切割着它
的歌喉
蝉声吼出最后的绝唱
依然高亢嘹亮，仿佛初心
和信仰

你可以高喉咆大嗓门
骂我了
我喜欢被你骂，骂得越狠
我的笑更加灿烂
日子有用不完的好天气

昨天晚上看抖音，见一个老枯树干一样，瘦得风能吹倒的老汉说快板：“以后啥贵不吃啥，过好日子没麻烦。肉贵坚决不吃肉，保证老来身材瘦。蔬菜涨到十块多，改吃洋芋能凑合。咱管不住菜涨价，控制嘴巴不害怕……”老头戴一顶牛仔礼帽，比脑瓜子大了许多，像过去农家稻田吓麻雀的假人儿似的直晃悠，吐字听得清，节奏拿得稳，只是嗓音有些嘶哑，有点石头浪里拉铁链的感觉。

回看了三遍，总感觉像老家堂伯。发微信询问堂哥，回话还真的是。又发了一串哭笑不得的表情，留言：老人家想靠顺口溜蹭网红理，你多给点赞助吧！

伯父少离父母，八九岁入戏园子做茶童，爱唱戏，老想在舞台上露个脸儿，无奈天生塌塌鼻子，公鸭嗓子，没办法，就跟着老艺人练嘴皮子功夫，说快板。自乐，也逗邻里乡党们乐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。伯父家贫成分，肩挑背驮的重担。一次套车拉化肥的小伙子惊了马，刚好学校放学，伯父见车前一个小娃娃吓傻，便上前掀开，自己摔折了一条腿，被推荐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，经常登台讲演学习体会。

伯父的学习体会用顺口溜表达。比如：“自从学习‘老三篇’，锄草上料把力添。瘦马养得膘肥圆，老牛拉车压泰山。自从学习‘老三篇’，舍己救人自当先……”赢得了满堂彩，也获取了同为积极分子的姑娘的芳心。

像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，伯父编顺口溜上瘾。七十年代末，村子边边的秦南纸厂一夜间红火得不得了。造纸的麦草垛堆起五六座小山，垛根拥满洒了的麦草渣子，渣子里有烂麦粒子。进厂打扫卫生的人，经常会回报给几堆麦草末末。

伯父五次三番想进厂里帮忙，甚至不惜买了几包大雁塔牌香烟，涎着脸求看料场的胡师，惜乎始终被拒门外。咽不下一口气的伯父，一边搭柴火蒸红薯，一边构思顺口溜：“胡瞎娃，权力大，麦草渣渣手中拿。熟人见了笑哈哈，三言两语往回拉；生人见了脸吊下，像是把他家祖坟挖……麦草筛麦能换面，烂粒儿拌糠做炒面……”快板没憋完，突然姑娘失声慌张撵进灶台——原来锅里水熬干了，红薯焦糊得直冒黑烟！

2000年后，伯父自编自导自演名为《商洛赞》的快板在市里春贸会上走红：“咱商洛，名气大，这事多亏平凹。他写商洛山水好，桂花红得不得了。商洛品牌最好记，核桃板栗花鼓戏……”省报记者抓拍镜头，伯父一晃成了名人。先是村里红白喜事的答谢致辞，请他现场说快板，完事了，东家会送一条烟、一瓶酒，让伯父心里“咚咚咚”慌乱得手没处搁。再后来，计生局、土管局、政法委什么的，但凡有大的活动，都会邀他写赞扬本行业的快板。稿酬三百五百不等，最大方的一次给了一千五，能买多少袋东北五常的高级大米，姑娘捏了半晌计算器也没弄准。

有了身份的伯父，经常被小城几家电竞队邀请，现场编说快板，兼职敲打锣鼓手锣。搅活儿的电竞队头头建议伯父：名人得有范儿，伯父便一阵儿剃个光头，一阵儿又像文墨那些艺术家一般留长头发，扎细辫子，手拿斯大林烟斗，无论热冷，身披呢子大衣，一条大红围巾垂挂脖子两边……

不仅外形形象，伯父也坚持修炼内功。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快板诗他几乎全部能够背说。名丑阎振俗的咧嘴，孙存蝶的翻眼窝，甚至新秀张武宏的拿捏腔调，他买了碟片，差不多天天都模仿着操练。

伯父还像那些大家似的，演出前深入生活，保证快板有的放矢。比如一家白事演出，他了解到小两口闹离婚气死老爹，便写了对口快板，女：“我把你也看透咧，你也把我伤够咧。今天把事说灵干，大路朝天各一边。就是另嫁一个窝窝嘴，离开你我也不后悔。”男：“你如今，你也不漂亮也不俏，低价处理都没人要。不是我，再多嘴；离开我，你必后悔。还不如，咱原人原马原班子，守住这个烂摊子……”逗得看热闹的人笑出了眼泪。

最受电竞队欢迎的是，伯父不在乎出场费的多少，只看掌声。他们少不得投其所好，暗地里恣意闹人不动欢声雷动，逗惹得伯父得意忘形，然后少发他百二八十元劳务费。

伯父说，写顺口溜最红火的是2016年，他已七十六岁。该年，闺女任职某企业总经理，儿子荣升正处，他们觉着老爸是时候守着小辈们享享清福了，至少不应该日晒雨淋四处疯张，碍健康。

话传到伯父耳中，单老汉恼得摔了烟斗。他找到我传话堂姐：闲事少管，免得伤脸！临走出我家门，又长叹一声：人老了咋能可伶，想找几个乐子都让人说三道四……

文章写到收尾，忍不住又刷抖音，又见伯父的顺口溜：“年过八十啥重要？千金难买开口笑。莫道病情把心闷，戴着口罩冒个泡……”依旧夸张地摇头晃脑，只是对着观众舞动烟斗的手有些颤抖，不细看还是蛮洒脱的。

伯父的顺口溜

侯占良



商洛山

(总第2264期)
刊头摄影 杨鑫

独步黄昏

曹 霁

独步黄昏，是一种美的享受。落日的余晖将天边的云儿浸染得血红一片，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，使人联想到喋血不归的沙场征战，给人一种雄浑悲壮的美感。此时此刻，一个人到傍晚的马路，或是河滩，或是荒原上走走，定会感到轻松爽快。任清风吹拂而来，掀动我的衣衫，搅乱我的头发。任调皮的夕阳将我单薄的身躯剪成一个狭长的影子，洒下一路爽朗的笑声。这个时候，可以抬头看天，看云彩，看落日，也可以伫立眺望朦朦胧胧的远山风景，还可以低头不语呆愣愣地想心

事。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都可以不看；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去想。可以总结成功的经验，也可以排解心中的郁闷；可以用手机联系遥远的朋友分享他或她的快乐，也可以在心中编织一个与红颜知己最浪漫的爱情童话。看远处的村庄，有山，有树，有河，有人家，构成了一幅自然天成的风景画。这幅画，宛若一个朴实的村姑，乍看貌不惊人，可待你定睛细瞧，方发现她的美来。那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美，一种于平淡之中见纯真的美，一种淡雅的氛围蕴含着非凡气质和风韵的美。

再看近处的树，身旁的树，秋风萧瑟，树叶开始枯黄。一阵秋风吹过，落叶在空中飘零，如一只只羽翼未丰的小鸟。尽管如此，但是它们依然精神矍铄。在乡村任教四十年来，我总喜欢于黄昏时候出来看树。在四季的不停轮回之中，欣赏树的家族潇潇洒洒的风采。这树呀，挺像幽静祥和的村庄，虽然很平凡，但是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姿，独具一格的生命之美。它给人的感觉，就像纯朴的心灵散发出一阵阵耀眼的光芒。你看那哨兵一样的钻天杨吧，高大、威武，牢牢地抓住足下的一方泥土，仿佛一个倔强的西北汉子，任凭风

吹雨打日晒，傲然挺立，不屈不挠。狂风吹不倒，寒雪冻不死，像一杆杆坚强的旗帜。独步黄昏，是一种美的享受，更是一次自己跟自己、自己跟大自然的心灵对话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夜幕早已低垂，月儿挂上了树梢。一轮新月躲在树的罅隙里，一个劲儿地向我眨着眼睛，仿佛一个聪慧的少少女。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往回踱着，一边思索着人生的诸多问题……这独步的黄昏，就如同一个平静的港湾，让倦航的船儿稍事停歇，以便在另一个朝霞满天的黎明乘风破浪去远航。